

站在岁月顶端：俯瞰沧海浩瀚，仰观星空璀璨。

——题记

皆悉“孰知不向边庭苦，纵死犹闻侠骨香”的王维，一心挂念长安，却最终离开长安，一生诗佛相伴。他将自己的满腔热血寄情于山水，闲来静处，且将诗酒猖狂，唱一曲归来未晚，歌一调湖海茫茫，看花枝堆锦绣，闻鸟语弄笙簧。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是他的从容闲适，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是他的高雅淡泊，他虽历尽千帆，却总能独享一处清明。

“投笔从戎，将国家安危系于己身；听鼓角争鸣，望烽火边城，黄沙漫天的古道，闪烁着刀光剑影，策马扬鞭，一骑绝尘，青春的热盼都是战死沙场，报答家国双重恩。”这是彭嘉敏对王维《少年行》的点评。是啊！纵死犹闻侠骨香，这是那一代书生落魄时魂牵梦绕的“使命”啊！位卑未敢忘忧国，微尘之力，家国之心。

从这滚滚的红尘中舀出半勺诗意，给内心留一方最美的画境。

——题记

如今的世界太过喧嚣，我只能从时光中偷出点儿闲暇，然后以最虔诚的姿态翻开透着墨香的诗卷。捧读着放翁雨、东坡水、易安菊，最后再唱一阙容若成君的饮水词，愿能以不世俗的心，重归世俗。

数意难平，我有幸读过纳兰。都说两小无猜的欢喜，最美不过青梅竹马的爱情。可怜性德，多少个“何事秋悲画扇”的夜晚，纳兰容若在辗转反侧中回味着那“人生若只如初见”的梦幻。后来他幸得卢氏，却卢氏命薄，纳兰福薄，卢氏只陪了他三年便长辞于世。我渴望能游一次纳兰府邸，拾一缕那三年里他夫妇二人赌书泼茶的光阴，只为明白容若成君是如何让人去张望、去艳羡。

浮屠三千，我有幸看过仓央。

坐上佛床的那一刻起，就意味着要与红尘诀别，与他的亲人和心爱的姑娘从此陌路。常梦到去了西藏，梦里听过风念着经幡上的佛语，看过日光下峻伟的布达拉宫。我想，来世再听佛陀的梵音吧，今生就让我在红尘中恣意走过，哪怕遍体鳞伤。“世上安得双全法？不负如来不负卿”。眠于青海湖也好，行在天涯也罢，已经三百年了，仓央嘉措的故事该结束了，但一首首情诗还在那片最纯洁的天空之下，随着悠远的牧歌被久久传唱。

人生在世，我有幸爱上易安。

大明湖畔，趵突泉边，感受近千年前吹来的风，掬一捧八百年前流着的水。蓦然间，我似也有了那颗词心，唱着“远岫出山催薄暮，细风吹雨弄轻阴”。当月光洒向青州，易安居滕胧在一片柔和之中。她说，十年青州惹起遍地清愁；有人说，十年青州沉淀了一腔词章；我说，十年青州后，离了易安居，易安再难心安。古月照今人，那曾温润了一方草木的月辉，如今默默倾诉着，“那堪永夜，明月空床。闻砧声捣，蛩声细，漏声长”。我在这柔光中唤了多少声易安，也不过那一副愁肠百转，难赋新词，徒凝笔案。

怀着一颗经万卷洗涤的心再返烟火人间时，皎月变成了太白月，圆缺有时，诗意无限。因为读过易安词，看过太白月，还因为我爱着秦少游那缠绵悱恻之情。

俯首为秋，仰首为春；月缺是诗，月圆是画。



本栏责任编辑：毛婧婧 E-mail:523341783@qq.com

且为使命

张育铭

庚子鼠年，一场新冠疫情肆虐全球，危及无数人的生命健康，举世恐慌，举国严防。但这场疫情，却彰显了我国制度的优越性；这场疫情，也温暖了无数中国人；这场疫情，还凝聚了“共明月”“同青山”的民族情。那些不畏生死的逆行者，只为武汉春暖花开。他们冲锋在前，为人们驱散疫情阴霾，无畏疾恙。他们众志成城，他们无私奉献，他们与时间赛跑，与病魔抗争，他们平凡又伟大。林则徐曾言：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。”“为了让疫情早日

过去，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必须必须坚持！”这是抗疫保卫战中一名志愿者的留言。这些名言凡语，无不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：哪有什么岁月静好，只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罢了！

在雷神山火神山医院里，医护人员身着厚重的防护服，戴着严实的口罩，汗水湿透了他们的衣背，但他们没有一丝的怨言，没有一毫的恐惧，没有一步的退缩，只因他们宽厚的肩膀上背负的是一个城市的希冀和一个民族的使命。

既已迈向高三，我们每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，既已有了自己远大的梦想，哪怕它明日天寒地冻，路遥马亡！既然要寻一隅清幽，为前程秉烛夜读又何妨？十年饮冰，难凉热血；千载暗室，一灯即明。披星戴月，我们要走，就走到灯火通明处；风雨兼程，我们要追，就追往心怡的远方。因为心中有梦，所以暗室有光；即使遥遥无期，那又怎样？只要踮起脚尖，就更接近阳光！

作为新时代的青年，当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。我们论诗书文气虽不及王维，但我们要学王昌龄“青山一道同云雨，明月何曾是两乡”的家国情怀；我们要学“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”的光荣使命感和责任感；我们要志存高远，脚踏实地，勇做时代的弄潮儿。愿我们合上笔盖的刹那，有英雄收刀入鞘的傲气与洒脱。我们要坚定理想信念，以血荐轩辕，书写人生华章。吾辈自当勤勉，笔耕不辍，以梦为马，不负韶华，且为使命！

旅居人间十七载，未经磨染是初心。



朱鹏伟 画

朱鹏伟 作

诗意画境

张熙涵

诀别，与他的亲人和心爱的姑娘从此陌路。常梦到去了西藏，梦里听过风念着经幡上的佛语，看过日光下峻伟的布达拉宫。我想，来世再听佛陀的梵音吧，今生就让我在红尘中恣意走过，哪怕遍体鳞伤。“世上安得双全法？不负如来不负卿”。眠于青海湖也好，行在天涯也罢，已经三百年了，仓央嘉措的故事该结束了，但一首首情诗还在那片最纯洁的天空之下，随着悠远的牧歌被久久传唱。

人生在世，我有幸爱上易安。

大明湖畔，趵突泉边，感受近千年前吹来的风，掬一捧八百年前流着的水。蓦然间，我似也有了那颗词心，唱着“远岫出山催薄暮，细风吹雨弄轻阴”。当月光洒向青州，易安居滕胧在一片柔和之中。她说，十年青州惹起遍地清愁；有人说，十年青州沉淀了一腔词章；我说，十年青州后，离了易安居，易安再难心安。古月照今人，那曾温润了一方草木的月辉，如今默默倾诉着，“那堪永夜，明月空床。闻砧声捣，蛩声细，漏声长”。我在这柔光中唤了多少声易安，也不过那一副愁肠百转，难赋新词，徒凝笔案。

怀着一颗经万卷洗涤的心再返烟火人间时，皎月变成了太白月，圆缺有时，诗意无限。因为读过易安词，看过太白月，还因为我爱着秦少游那缠绵悱恻之情。

俯首为秋，仰首为春；月缺是诗，月圆是画。

鲸喜欢大海。海鸥在地平线上盘旋，有时发出一声辽远的啼鸣，又贴着海面而过，再朝更高远的白云冲去，一往无前。海鸥奔向的目标是云，鲸奔向的目标是海。

飞得累了，海鸥会停在礁石上稍稍地休息一下，鲸也会浮出水面短暂地望向远方。阳光下反射着玻璃质感的塑料瓶也在熠熠生辉。两个截然不同的物种见面了，它们也许会交流，其实只是背道而驰。

海鸥问鲸：“你要去哪？”

鲸回答说：“我要去看海。”

海鸥忽然很轻地笑了起来，它大概觉得鲸有那么一点好笑——鲸生活在海里，所有的鲸都生活在海里，所以此时此刻它们所交流的现在，鲸所浸泡的水一定是海水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但是海鸥艰难地立在只能容忍一只脚的礁石上，它的眼前横着大片的塑料瓶，仿佛玻璃彩珠垒成的岛屿，花花绿绿，色彩杂异。它似乎理解了鲸，可它的笑声也没有停，只是渐渐小了。

鲸听着海鸥沉默的笑声，安静了一会，像海鸥问鲸一样，也问它：“你又要去哪呢？”

海鸥说：“我哪也不去，我正处天空，天空是每只鸟的归宿，我已经到了我的家，所以我哪也不去。”

鲸又问它：“那你为什么还要朝上飞？”

海鸥说：“因为每只海鸥都有横渡太平洋的本事，我也一样——长板比短板是没意思的，我要拿短板比长板，总有一天我穿过对流层，我会飞得比天上的机械还要高，不仅平流层会看到我的痕迹，高层大气也会看到，每个人都是见证者。”

“我会是飞得最高的鸟。”海鸥总结道。

鲸思考了会，说：“那很好。”声音很小，鲸怕它没听到，又重复了一遍，“那再好不过了。”

彼时淡黄的天空下端有一颗蒙了黄沙的太阳，仿佛涂了层劣质油漆，有一股子刺鼻味。鲸已经习惯了这种味道，早该习惯，全球各地都有，不能习惯也要习惯，生物是要适应环境变化的。

现在应该是黄昏，鲸联想到。渔夫已经亮起了船灯，他们做着海上的生意，对于时间的变化总是比海里的生物要敏感的，毕竟鲸生活在深海，目之所及只有阴沉沉的海底。

鲸

郝佳

海鸥休息够了，它对鲸说：“我要走了，你多保重。”然后抖抖翅膀，轻飘飘地飞走了。鲸看着它远去的背影，也要沉入海底。

什么东西“咻”地凌空而过，海鸥惊叫一声，羽毛掉落下来。鲸从海里探出头，朝海鸥的方向急速游去，激起一串灰白的浪花。鲸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它只是本能地担心海鸥。

鲸的背接住了海鸥。它看不到海鸥，只能听到海鸥短促的呼吸。太阳彻底下去了，苍黄的天有一轮弥白的月，月亮才刚冒出尖牙，虚虚的淡烟映着，背后没有星光。渔灯直晃晃的，也快照过来了，刺目

的线和喧嚣的人声，似乎有人在船上惊喊：“还有鲸！鲸可以卖好多钱……”鲸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，它只能带着海鸥逃跑。

“我受伤了。”黑暗里海鸥冷静地说。

鲸沉默着抗议。鲸感觉到海鸥的身体还是温热的，且温热的面积正在逐渐扩大，好像刚刚又咳嗽了几声，它没来得及仔细听，又或许只是拍打海浪的声音。“我受伤了。”海鸥重复着。鲸有一点害怕，它快要失去这个朋友了，它有这样的直觉。

海鸥趴在鲸的背上，它说它想回家，它说它喜欢白云，最后它说：“我想飞最后一次。”

“那你会飞得远远的吗？”鲸突然然说。

“什么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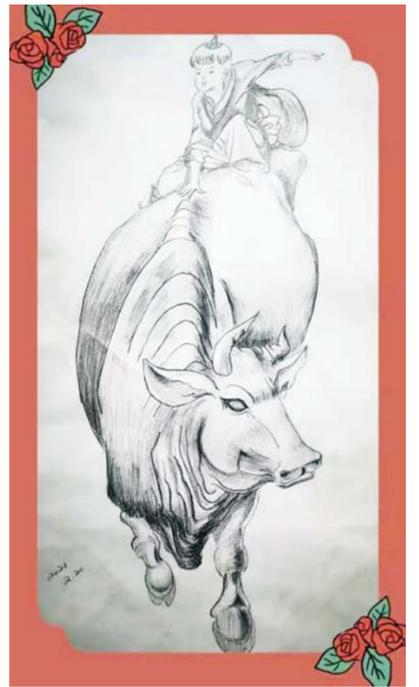
“不要再回来了。”

漆黑的夜里，鲸看到海鸥变成一个同夜色一样漆黑的小点冲向天空，到达一个顶点之后又落下——那顶点没有很高，不过半空腰，连一股海鸥飞的高度都没有达到。那一定不是海鸥。鲸想，它是飞得最高的鸟。

渔船还在追逐，鲸随便找了个方向拼命地游。鱼叉擦过去，又落下去。

游了许久，鲸也记不清有多久，它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往哪个方向游。“是鲸鱼！”有人在黎明里叫了起来。

现在已经到早上了吗？鲸想。“把它推回去吧。”善良的人说。于是几十双手努力推搡它的身体，大家都在为了鲸的生命而奋斗。鲸正在缓慢移动着，它也努力挣扎着摇摆。紧接着“扑通”的声音，附近的居民欢呼起来：“鲸回到大海了！”



马飞雁 作

本版内容由六安一中东校区青衿文学社提供

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

规律作息

早睡早起 良好习惯
品质生活 身心健康

